

周巍峙与太仓情缘

□宋祖荫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文艺活动中，尤其是在去年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时候，这首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一再传唱，让我们记住了歌曲的作曲者周巍峙。

周巍峙（1916年－2014年），1937年参加八路军。著名音乐家，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等荣誉。他担任总指挥之一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让我们这代人曾经那么痴迷。由于周巍峙在《东方红》中所表现出的杰出组织才能和艺术才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较高评价，称其为“既懂业务又能做行政领导的人才”。

1996年12月，80岁高龄的周巍峙出任中国文联第六届主席，进入新世纪后连任第七届主席，第九届名誉主席。作为一名音乐艺术家，又有相当繁忙的行政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一线，指导地方文艺工作。他的秘书唐晓刚坦言，周老出差去得最多的地方，以县级市为例，非江苏太仓莫属。就地理位置而言，太仓毗邻上海，与江浙一带的城市靠近，来去也方便，更为重要的是太仓有周老牵挂的吴晓邦舞蹈艺术馆，有太仓结识的忘年朋友，因此周老与太仓结下了不解情缘。

吴晓邦（1906年－1995年），20世纪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开拓者和实践者，杰出的舞蹈家、理论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国舞协主席等职。1906年，吴晓邦出生于太仓古镇沙溪，是太仓走出去的一代杰出文化名人。

1995年，吴晓邦在北京逝世。为了缅怀这位中国新舞蹈艺术的播火人，中国舞协决定就筹建吴晓邦舞蹈艺术馆事宜与太仓方面商谈。1997年3月31日，在中国舞协常务副主席邢志汶的陪同下，81岁的周老在刚当选中国文联主席后不久，第一次来到晓邦的故乡太仓。在听取了相关部门汇报后，周老对太仓方面的规划设想非常满意。打这

以后，为了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筹备、设计、施工、开馆等具体事宜，周老多次前来太仓，还与太仓文艺界人士结为莫逆之交。

在此之前，全国政协会有个提案，建议在吴晓邦的家乡设立吴晓邦舞蹈纪念馆，这个提案是由一位政协委员、《舞蹈》杂志编辑提出的。提案落实到江苏省，省里同意在太仓沙溪“小白楼”，即吴晓邦故居筹建纪念馆。后来，太仓市委、市政府安排吴炯明等人前去考察，觉得“小白楼”虽然是一幢欧式的独栋建筑，但体量不大，空间也小，且夹在老旧小区区里，进出交通不便，不适宜做纪念馆。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开始酝酿，在太仓市区选择一块地方，筹建吴晓邦舞蹈艺术馆。这样，在市区设立艺术馆，既方便客人瞻仰参观，又与“小白楼”的故居能够呼应起来。

周老与吴晓邦是老战友、老朋友，又是晓邦舞蹈的老观众，十分推崇晓邦的新舞蹈艺术成就，赞赏他为中国新舞蹈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因此吴晓邦艺术馆筹委会由周巍峙与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共同担任，还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确保各项筹建工作稳步推进。此时，适逢太仓老城区内的太仓少年宫搬迁，准备在新区新开辟的宽敞笔直的东仓路旁，建造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及小剧场，附近还有实验中学，筹委会人员盘算今后可依靠活动中心，建造吴晓邦舞蹈艺术馆，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一切筹备工作顺理成章地进行。在这期间，周老在京听取中国舞协及太仓方面的专题汇报，并多次前来太仓关注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推进，了解相关进度，并作出相应指示。1996－1998年前后，周老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他仍不顾年迈的身体，亲力亲为，对艺术馆筹建工作非常上心。

1997年12月5日，他从北京乘坐飞机到上海虹桥，径直到上海章永浩雕塑工作室察看吴晓邦雕塑小样。这尊吴晓邦雕塑站像，是艺术馆的重要组成，也是人们将来瞻仰艺术馆的“第一门面”，因此雕塑站像要体现舞者吴晓邦的精气神风范。周老等人观看小样

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接着，周老马不停蹄地赶到太仓时已是中午12点，接待人员请周老先吃饭、午休，下午去现场。可周老执意先去现场看看。当时现场还是一片田野，周老顶着风雨，走在泥泞的田埂上，他步履轻松，灵活自如。周老说：“我在童年时代走惯了乡间小道，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还有沟沟坎坎。我们都走过来了。”一个多小时的冒雨考察，周老他们的衣服都淋湿了。周老看着选址地块，觉得非常满意。来到宾馆，周老风趣地说，现在吃得下饭喽。

经过上海舞协的穿针引线，吴晓邦舞蹈艺术馆的设计方案由同济大学承担。当时，设计方出具了三套不同形态的建筑图纸。为了征求各方意见，筹委会决定召集筹委会成员拍板定夺。为了节省时间，周巍峙乘坐夜间火车，从北京赶到南京，与顾浩副书记等一起会面商议。在汇报会上，吴炯明做了建筑方案汇报。经过大家反复比较，最后决定采用圆形造型的艺术馆方案，从高处俯视比较符合舞蹈旋转转的元素，动静结合，融汇了民族性和舞蹈艺术的流线性，具有鲜明艺术特征。设计堪称巧妙，延续了吴晓邦先生的舞蹈之情。

太仓方面负责纪念馆建设，舞协方面收集展品，分工协同，加快推进。期间，周老有时到上海、南京、苏州开会或办事后，总要顺道前来太仓。对吴晓邦艺术馆的筹建非常上心，非常惦记。

吴晓邦新舞蹈思想研讨会，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太仓市政府共同打造的一个品牌活动。第二次研讨会于1998年12月17日在太仓举办，周老兴致勃勃前来参加，会议期间，还特意赴艺术馆基建工地视察。

1999年5月15日，中国首家纪念性舞蹈艺术馆——吴晓邦舞蹈艺术馆在太仓落成开馆，也是国际上唯一以一位舞蹈家命名的艺术馆。该馆总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占地4000平方米，拥有两个展厅厅和一个多功能厅，并有舞蹈房等设施，是海内外舞蹈界人士瞻仰和举办纪念活动的主要场所。周巍峙专程前来参加开幕仪式，为艺术馆开馆剪彩，吴晓邦铜像揭幕，并做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一代舞蹈宗师吴晓邦同志是中国第一个编演舞蹈作品讽刺旧社会黑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富有开拓性的舞蹈家；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创办舞蹈教学机构，培养舞蹈人才，在各地推进新舞蹈运动的热心的教育家和领导人；他也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舞蹈艺术的理论家。他对中国舞蹈创作、人才培养和舞蹈事业的推进和提高，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

周老与太仓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太仓，他一面推进吴晓邦舞蹈艺术建设，另一面也关注太仓文化建设。周老在太仓结识了许多文化、艺术、教育界的朋友，有的成为忘年至交。作为中国文联的主要领导，他非常关心基层文联建设，两次欣然为太仓文联题词“办实事，抓繁荣，为人民”“传统必须继承，艺术更贵创新”，勉励太仓文联大展宏图。2002年5月，周老参观太仓张溥故居，2007年走进太仓高式熊艺术馆，走进江南丝竹馆聆听了一场丝竹演奏音乐会，参加《吴炯明剧作集》首发式等活动。“一代舞魂”“福地文化”“太仓江南丝竹馆”“恒发摄影艺术馆”“高式熊艺术馆”……娄东大地留下了周老遒劲有力的题词。一个题词的背后，都有许多真切感人的故事。这些具有太仓地域特色的场所，成为现代太仓的文化名片。

古镇沙溪，吴晓邦的出生地。周老多次前来这里考察。这是一座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古镇，它保存着明清临水建筑和漫长的古街，古老的小巷，古朴的古桥及历史文化名人故居。沙溪镇于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镇”花落沙溪，其间与周老的推动密不可分。打这以后，沙溪古镇保护拉开帷幕，各项工作风生水起。

“身居高位，平易近人。不说套话，不讲虚话，不打官腔，对艺术的追求执着不已。”大凡接触过周老的太仓人，都留下了这样的深刻印象。周老，令人景仰的人生楷模。周老与太仓的情缘，似君子之交，如高山流水，成为太仓文化建设的一段佳话。

南园的花

□孙仲秋

南园为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王锡爵赏梅种菊处。其孙画家王时敏增拓其园，邀叠山大师张南垣主持营造，画师与匠师高手合作，使南园成为清代以来吾邑园林之首。1998年，经过6年的建设，南园恢复了原有景点，现在第二期建设已经完成。南园，湖光山色，溪流纵横，建筑精美，设计巧妙，布局紧凑，精致玲珑，树古竹雅，风景旖旎。

南园的春天主要有迎春花、梅花、茶花、玉兰、桃花、牡丹花、兰花、木香花、海棠花、绣球花、杜鹃花、月季花等。迎春花，嫩黄色的花朵娇小玲珑，密密麻麻长在下垂的花枝上，整棵迎春花像一个半人高的金黄色花球，艳丽动人把春报。梅花傲霜怒放，冷艳俊俏，暗香涌动，芬芳弥漫。牡丹花，花大盈尺，五片花瓣，奇美花叶，色姿香韵特别美。南园的牡丹花告诉我，“国色天香”“花魁”称号名副其实。南园的春天，迎春花笑，桃吐丹霞，梅送暗香，牡丹艳丽，杜鹃火红，万紫千红，蜂缠蝶恋。

南园的夏天主要有荷花、石榴花、广玉兰花、月季花等。夏天里的南园，一湖美景，倩苇丰蒲，莲叶田田，荷花艳艳，吐蕊芙蓉堆锦绣。缤纷绽放的莲花，花瓣如神女丹唇，送妖娆之姿，展芬芳之色，绽放万种风情，散发醉人清香。含苞待放的莲花，“新荷初露角尖尖，朱笔一扬九天”。“出类拔萃，婷婷玉立。并蒂莲，卿卿我我，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仿佛在等待成熟，盼望喜悦。荷花香泽比梅花，淡泊似秋菊，妩媚类芙蓉，明艳胜芍药。荷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娇美，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大美。满湖是“绿盖亲亲意，红花脉脉情。”

南园的秋天主要有桂花、菊花、芦花、月季花等。南园里种了很多桂花树。桂花香气馥郁，盛开时，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全园。桂，米粒大的四瓣花朵，密密麻麻地长在每根树枝上，润如珠玉，嫩若凝脂，轻柔细俏，色艳香浓。菊，袅娜风流的身材，妩媚鲜艳的色彩，迎寒而秀，凜然傲霜，谢不落英，逝有余香。菊，随遇而安，伴陶渊明把诗唱。菊，得到文人墨客的喜欢，以菊为友，酌酒品茶，作诗绘画。南园经常在秋季举办菊展。菊展上我看到菊花有千姿百态，有的呈球状，有的呈丝状，有的呈塔状，有的呈柱状等。菊花的色彩有红、橙、黄、绿、蓝、白等，还有复色，黄中有红，白中有绿等，姹紫嫣红。菊展时用一盆盆菊花组成了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形，有“似锦繁华万花妍，玉立拔霞美若仙”的生动效果。

南园的冬天主要有腊梅花、茶花等。腊梅花冲寒怒放，清雅幽香，持久而弥远。朵朵腊梅花晶莹剔透，迎着红月闪耀着金光。我赞美腊梅花，是因为她战严寒，斗风雪，坚韧顽强；是她馥郁的芬芳，沁人的清香，零落成泥碾作尘，依然香如故；是她只把春来报，待到春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南园的四季，季季飘香季季浓。南园的花，笑靥年年美，芳华岁岁春。

一元八角钱

□贾蕊

我儿时在豫西南的农村长大。那时候，多数的人家都能解决温饱问题，但离小康生活还差得远。

村里人都很勤劳淳朴，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小菜园子。农闲时节，炒个小菜，喝点小酒，生活就多出了一层特别的滋味。

那时的酒分为两类。一类是瓶装的，一般招待客人时用；还有一类是散装的，留着自己平时解乏解闷时喝。

我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很能吃苦耐劳的人，他们身体强壮、活干得又快又好，但同时也都喜欢在农闲时喝点小酒。在我的印象中，我家中从来不曾缺过白酒，客人来了干一杯，没有客人了自己喝一杯，这就是日常的生活光景。

家里有喝酒的人，打酒自然就成了一项重要的事情。我母亲隔三差五都要到集市上去打散酒，以做好补给，避免家里的酒壶见了底。她常光顾的摊位，摊主叫老张头，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做酒人。他的酒，据说比酒厂里出的瓶装酒质量还好些，都是自己用纯粮酿的，口味颇佳；同时，他人也很实在，从来不以次充好、假冒勾兑，而且也从不缺斤短两，因此，在我们那一带颇有些名气。

有一次，母亲又去打酒回来，晚上吃饭的时候，似乎不经意地说道：“老张头今天找钱找错了，多找了一元八角钱。他一大把年纪了，做酒卖酒也不容易，多找这点钱，没赶回去还给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当时大家都在吃饭，谁也没有在意。那时候出门，大多都是带着五元、十元钱去赶集。一元八角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总归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

但也就是在那天晚上，爷爷从正房往灶房去时，被一根棍子绊倒，额头上摔了一个口子。农家院子晚上的晚上，白炽灯泡照在地上，泛着白光；丢在地上被割了皮的那根木棍也被映照得发白，年事已高的爷爷眼神不好，毫无征兆地就摔了跤，遭了罪。

父亲慌里慌张地带爷爷去找医生，消完毒包扎好，刚巧花了一元八角钱。母亲知道了这个结果，自责了好久，对我 and 弟弟说：“看来这是老天爷不高兴了，如果不多拿老张头那一元八角钱，你爷爷大概也不用遭这罪了，这都是我的错呀。”

第二天，母亲就去找到老张头，退了他多找的那一元八角钱。

如今，老张头和爷爷都已故去多年，父亲和母亲也已年迈，但我和弟弟却继承了故乡勤劳淳朴的乡风，并按照母亲的嘱咐，活成了不贪便宜、正直善良、心底光明的人。



南园春色

姚建平摄

寻访红色地名

□陈健

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后辈，能够感受到现在幸福的生活，但是，这种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在意识中还是比较模糊。为了让自己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4月13日下午，我踏上寻访红色地名的路。

事实上，目的地很明确：太仓市璜泾镇雅鹿村唐家宅。

唐家宅是一个很普通的地名，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张家巷、李家村一样，然而，唐家宅与其他地名不同的是，它承载了一段很不平凡的光辉历史。

1941年1月6日，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爆发，千古奇冤，阴风凄雨，国土沦丧，山河破碎。1月22日，江南抗日救国军政治部发布通告，将苏常太地区划为苏南第一行政区，下辖苏州、常熟、太仓、阳澄4个县，坚持抗日。

2月5日，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就在唐家宅的赵光家里宣告成立，隶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建立3个行政区。之所以选择雅鹿村的唐家宅作为大会所在地，因为通往这里的道路均是弯弯曲曲的泥泞小路，而且河道交叉，地形复杂，交通很不便利，距离日寇汪伪军两个据点比较远，是中共地下党

活动的有利地区之一。

走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当年情景再现的铜雕。其中有位戴着草帽的农民，一只手举在帽檐前作瞭望状。那是一个缩影。当时为了防范需要，组织了一些有觉悟的百姓，层层设立岗哨，防止日伪军偷袭，一旦发现敌人动向，立即报告；遇见乞丐和走街串巷的换粮人等，只能进入不准出去，到指定地点招待饭菜，待会议结束后才能离开。

正中间是主屋，也是当时会议的现场。主席台设在中间。会场布置得虽然简朴，但十分庄严肃重，红布横幅上书“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墙上张贴着抗日的标语口号。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会场中的气氛：紧张中带着对上级领导（党中央）指示的期盼，和对日伪残暴行径的激愤，群情高涨，决心抗战到底。

会议从上午10点持续至下午2点左右，参加会议的有时任苏南第一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任天石，地下党组织成员汤灼、易有光等。参加会议的还有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和当地群众200人左右。督察专员任天石作报告，任命郭曦

晨为太仓县政府第一任县长，秘书陆政翔，县政府下设民政科长朱田农，财经科长丁元，教育科长杨俊，副科长杨顺、王瑞龙，军事科长于鹤桥。

会议进入尾声时，当地百姓们自发组织余兴节目庆祝会议胜利闭幕。节目正在进行中，情报员进来报告敌情说：“璜泾和北新闻两个据点日伪军下乡活动，可能要来袭击。”会场上的领导听了敌情报告后，当即决定文化节目停止，群众有序疏散，党员干部和战士们转入作战准备，待情报员又来报告说日伪军队已回据点，才解除了战备状态。

主屋之外，两旁厢屋内陈列着一些战争时期的实物，有步枪、刺刀、弹药箱、手榴弹、军号、发报机、沙包等，特别是一把第十八路军的大刀，让人浮想联翩。看到这些实物，我们的耳中仿佛响起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嘹亮歌声，仿佛看到了游击战士浴血奋斗的真实场景。此外，厢房内还陈列了一些其他史料，比如有当地志愿军老战士崔根林同志献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留守处通行证》等珍贵实物，这些实物，很具体地向人们诉说着当年艰难而辉煌的征程和一脉相承的红色使命。